

# 朝鲜半岛北部地区支石墓的发现与研究综述

吴大洋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长春, 130012)

朝鲜半岛的支石墓研究开始于 19 世纪末, 初期的研究主要是外国人在旅行中的记录与日本学者对支石墓的调查和单纯描述。20 世纪 30 年代初朝鲜学者孙晋泰和韩兴洙先生开始对支石墓进行研究, 他们的研究奠定了朝鲜半岛地区支石墓研究的基础。1945 年朝鲜半岛解放以来至今, 以本土学者的研究为主导, 已经发表相关文章 100 余篇。纵观朝鲜半岛北部地区支石墓的发现与研究历程, 可划分为四个阶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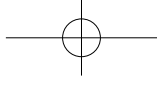
## 一、第一阶段——19 世纪末至 1945 年

朝鲜半岛北部地区支石墓初期的调查与发掘在朝鲜总督府下以日本人为主导进行。1916 ~ 1917 年的 2 年间藤田亮策调查和报道了平安道和黄海道各地区的支石墓, 同时发掘了黄海道长渊郡的掌石洞支石墓、殷栗郡的军量里支石墓、安岳郡的五里洞支石墓等<sup>[1]</sup>。这一时期的田野调查与发掘工作没有明确的学术目的, 发掘水平较低, 除了获取遗物外, 甚至缺乏必要的记录和测量, 从而丧失了大部分资料的价值。本阶段朝鲜半岛地区本土研究者代表人物是孙晋泰和韩兴洙。韩兴洙对朝鲜半岛北部地区的黄海南道安岳郡支石墓进行研究时指出, 从支石墓的墓室内发现人骨来看, 支石墓是新石器时代氏族共同墓地<sup>[2]</sup>。孙晋泰在《朝鲜 dolmen 考》<sup>[3]</sup>一文中, 将朝鲜半岛的巨石墓划分支石墓与巨石坟墓, 并认为这类墓葬具有祭坛、居住与墓葬等性质。

当时的研究虽然是初步的, 而且考古发掘水平较低、记录不系统, 但毕竟为朝鲜半岛北部地区支石墓考古工作的开展积累了经验, 并进行了简单的类型学研究, 这为支石墓资料的收集整理和辨识奠定了基础。

## 二、第二阶段——1945 年至 20 世纪 70 年代末

1945 年朝鲜半岛结束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 研究工作开始以朝鲜半岛学社为主导, 研究内容涉及支石墓的型式分类、建造年代、各型式之间的演变关系等。本阶段对于支石墓的型式分类, 主要有两种观点。



第一种，按照支石墓外部形态不同的分类方法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为桌子型：因为主要发现于朝鲜半岛北部地区，又称为北方式支石墓，这类支石墓的石室位于地上。第二类为棋盘型：主要发现于朝鲜半岛南部地区，又称为南方式支石墓，支石墓的石室位于地下。第三类为盖石型：也称为变形或无支石式支石墓，朝鲜半岛全地区都有发现，支石墓的石室位于地下。主张此类观点的主要学者有林炳泰<sup>[4]</sup>、有光教一<sup>[5]</sup>、金载元和尹武炳<sup>[6]</sup>、崔梦龙<sup>[7]</sup>等。第二种是以典型遗址来作为型式分类的名称，划分三种类型。第一类为沈村型：有积石墓域的集体墓葬。第二类为五德型：地上墓室的单体墓葬。第三类为墨房型：地下墓室的单体墓葬。主张此类观点的学者主要为朝鲜研究者，代表学者为石光浚<sup>[8]</sup>。

对于支石墓各型式之间演变关系与年代讨论，主要有以下两种观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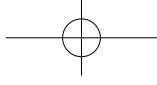
第一种观点，由北方式支石墓发展成南方式支石墓的观点。代表学者有金载元和尹武炳、都宥浩等。金载元和尹武炳在1967年出版的《韩国支石墓研究》一书中指出：第一次对各类支石墓进行年代早晚排序，且推测支石墓出现的年代为公元前8世纪，北方式于公元前4世纪末或公元前3世纪初消失，南方式于公元前2世纪消失<sup>[9]</sup>。

第二种观点，在朝鲜半岛北部地区石棺墓出现早于支石墓，由石棺墓发展成为沈村型支石墓，并由沈村型支石墓发展成五德型（桌子型）与墨房型（盖石型）的观点。代表学者有石光浚、甲元真之等。石光浚在1979年发表的《对我国西北地区支石墓的研究》<sup>[10]</sup>一文中主张：由石棺墓发展成为有积石墓域的集体墓葬即沈村型支石墓，再由沈村型支石墓发展成五德型与墨房型支石墓，出现年代为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流行。他的观点直到1990年末才在朝鲜学术界产生很大的影响。甲元真之在《朝鲜支石墓的编年》<sup>[11]</sup>一文中认为：黄海北道沈村里长洞所发现的以薄石板围成石棺、石棺直接支撑顶石的支石墓为最早。这种型式的支石墓，由于顶石的重力作用，较薄的侧壁石逐渐下沉。因此后来的支石墓用较厚的石板作侧壁石，或者于石棺侧壁之外侧堆砌石块以加固，结果前者发展成桌子型，而后者则发展成棋盘型。

该阶段，支石墓的型式划分比上一阶段趋于细致，分类研究较为规范。同时，在支石墓的年代、各类型之间的演变关系等方面的研究也有所深入。

### 三、第三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至20世纪90年代初

这一阶段在朝鲜半岛北部地区主要开展对黄海道燕滩郡梧德里支石墓、安岳郡路岩里支石墓、殷栗郡冠山里支石墓等大型桌子式支石墓考古发掘工作<sup>[12]</sup>。石光浚在1993年发表的《论路岩里支石墓》<sup>[13]</sup>一文中认为：“这些大型支石墓为从墓葬规模与出土遗物以及独立分布墓区来看，应该是当时社会小国统治者的墓葬。”此期韩国学者们很关注死者的身份和研究当时社会性质。对于支石墓社会性质有两种不同的观点。



(1) 当时社会为部族长统治的族长社会。西方新考古学家们从社会进化的角度<sup>[14]</sup>, 认为朝鲜半岛支石墓社会进入了族长社会阶段。据此西方新考古学家们解释为建筑支石墓的社会经济背景是以农耕为基础的盈余生产, 而支石墓则是在农耕社会基础上的定居居民划定外族领域的显著标识。多数韩国学者接受该观点, 代表学者为李隆助与崔梦龙<sup>[15]</sup>。他们整合分析支石墓的分布和等级, 为复原社会单元、规模和内部组织作了不懈的努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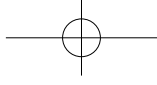
(2) 支石墓社会性质为平等的公有制社会, 且支石墓是当时社会居民普遍流行的墓葬形制。代表学者有金秉模<sup>[16]</sup>、池健吉<sup>[17]</sup>、卢熾真<sup>[18]</sup>等。主要观点为在朝鲜半岛地区发现的支石墓不都是大规模的支石墓, 也有小规模。从随葬品方面来看, 在支石墓内出土遗物并不都与社会身份有关, 而且也有无出土遗物的支石墓。因此不能确定支石墓为统治阶层的墓葬。

实际上, 之所以不能对支石墓社会的性质作出明确的解释是因为支石墓的分布范围较广, 这一时期还没有对支石墓做全面调查, 另外发掘的支石墓出土遗物较少, 资料有限, 综合研究薄弱, 所以得出的结论难免局限。

#### 四、第四阶段——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至今

进入 21 世纪, 在朝鲜半岛北部地区支石墓资料的刊布方面有了重大进展, 朝鲜学者将以往调查、发掘和研究成果进行综合整理并汇编成一系列文集, 陆续公开发表<sup>[19]</sup>。而且此阶段以大同江流域为中心的于平壤地区发现支石墓约 14000 座, 其中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之后公开发表资料约 500 多座<sup>[20]</sup>。

这一时期在继续开展对支石墓考古类型学、年代学更为细化研究的同时, 进而开启支石墓综合研究的一个新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以李淳真(音译)为代表的朝鲜学者们主张, 以平壤地区为中心朝鲜半岛北部地区最早的支石墓出现于公元前 30 世纪前后<sup>[21]</sup>。但这种新观点并没有被中国与韩国、日本学者们认同。韩国学者河文植在 2006 年发表的《朝鲜学界的古朝鲜研究倾向》<sup>[22]</sup>一文中指出: 朝鲜学术界的对支石墓年代测定法为电子常磁性共鸣法(ESR)、加热发光法(TL)、核分裂痕迹法(FT)等。此类年代测定法适用于对至少一万年以上的遗址进行年代测定, 而对年代不超过距今一万年的支石墓较不合适。而且从出土遗物与周边地区的同类墓葬间比较分析看, 以为朝鲜半岛北部地区支石墓的建造年代上限为公元前 10 世纪前后, 且其起源地区为中国东北辽东半岛南部地区<sup>[23]</sup>。日本学者田村晃一在《东北亚地区的支石墓》<sup>[24]</sup>发表的观点与河文植的观点不同, 他认为可以通过新金双房 2 号墓与铍铜矿遗存出土遗物来判断支石墓的建造年代, 中国东北地区早期桌子型支石墓出现于西周时期, 朝鲜半岛北部地区石棺型支石墓出现于商末时期。因此支石墓的起源地为朝鲜半岛北部地区, 并推测其与辽东半岛南部地区积石墓的密切关系。田村先生的观点有一定的道理, 但证据不免有些单薄。



只简单比较出土遗物上的年代关系还难以令人信服。

中国学者对此有不同看法,王洪峰在《石棚墓葬研究》<sup>[25]</sup>一文中首先从类型学研究否定了从双砣子文化积石墓演变出支石墓的可能,其次根据新金双房2号与铍铜矿遗存出土遗物年代分析,认为支石墓(石棚)在辽东半岛出现的时间较朝鲜半岛北部地区为早。2010年范恩实在《辽东石棚渊源研究》<sup>[26]</sup>一文中指出支石墓(石棚)起源的新观点,他详细分析了从中国东北地区支石墓(石棚)出土的遗物,而中国东北地区石棚文化划分为两个阶段。其中第二阶段为双房类型,年代约为公元前10世纪前后的西周初期。他认为:朝鲜半岛大同江流域流行一个墓域建造数座石棺墓的葬式,至于墓壁为薄石板还是厚石板恐怕并无本质差异,从这个阶段开始,辽东半岛石棚、大石盖墓形制传入朝鲜半岛。受其影响,当地出现与石棚、大石盖墓型式的支石墓。此种看法有一定的道理,但他对朝鲜半岛大同江流域原本流行一个墓域建造数座石棺墓的葬俗说明不足,对此类墓葬的起源、出现时间、发展关系等的具体内容未作详细说明,需要更进一步的讨论。

此阶段对于朝鲜半岛北部地区支石墓的专题讨论和支石墓相关的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的构建方面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同时中、日学者也积极参与,使整个东北亚地区的石构墓葬与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研究具有更为广阔的视角,为全面、系统地整合研究提供了契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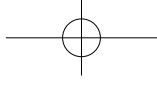
## 五、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

综上所述,对朝鲜半岛北部地区支石墓研究的主要集中于支石墓的型式分类、编年、起源和当时社会性质等问题,并已取得一些令人瞩目的成果。然而在学术界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不一,形成共识的不多,归纳起来仍存在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

第一,支石墓的学术用语与概念规范问题。目前中国、日本、朝鲜、韩国学者,对支石墓的概念与学术用语不统一。这个问题是对整个东北亚地区同时期、同类墓葬间的比较与整合研究有的巨大障碍,所以需要深入讨论并推广被学术界认同的统一用语与概念。

第二,支石墓的类型划分问题。以往对于支石墓的型式分类研究,主要分根据外部的形态与墓室的空间位置(地上式或者地下式),主要划分为桌子型、盖石型、棋盘型等,桌子型为地上墓室,盖石型、棋盘型等为地下墓室。支石墓的分布范围很广,各地区发现的支石墓的形制与特征有不同特点,上述分类方法并不能完全反映各地区不同类型墓葬特点,而且研究者的分类标准和方法也不一致。从最近发表的朝鲜半岛北部地区支石墓发掘资料来看,按墓室空间位置的分类方法需要深入讨论。实际上,一直以来被分类为沈村里型的大部分墓室(为又称盖石型)并不都是地下墓室的,也有地上建筑墓室的<sup>[27]</sup>。经详细分析发掘资料发现,桌子型中也有地下墓室者,在地下墓室(土坑)





四面内立支厚板石，然后在墓室四周用积石以加固，从外表看，它只有顶石露在地表之上，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墓室外部的积石与封土的坍塌，使墓室暴露在地表上。上述现象很容易让人作出错误判断，误以为它是典型的地上墓室。因此在对朝鲜半岛北部地区支石墓的形制进行分类时，以墓室空间位置为标准是存在问题的，需要从支石墓的建筑方法与形态特征上作深入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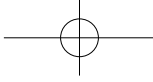
第三，关于支石墓的起源、年代与演变关系的讨论。朝鲜学者们很重视各类型支石墓的演变规律和其起源与发展等问题，主张朝鲜半岛北部地区最早的支石墓出现于公元前 30 世纪前后，他们的研究不是通过用科学方法与客观断代得出的结果。并且几乎很少讨论与中国东北地区同类墓葬的关系。根据迄今为止发表的资料和研究成果来看，辽东地区的石构墓葬年代要比朝鲜半岛北部地区早。只关注朝鲜半岛北部地区石构墓葬的建筑方法的演变关系而没有与周边地区同类墓葬进行比较，是最大的不足。

第四，关于支石墓的社会性质的讨论。支石墓一般成群分布，几乎所有都排成列，从排成列这点可以看出，这应该是以血缘为基础的一个集团的共同墓区。因此支石墓不可能全是统治者的墓葬。但从支石墓内出土的一些与社会身份有关联的特殊随葬品来看，说明当时已存在不同身份的阶层和职业专门化的现象。对支石墓社会的性质不能作出明确的解释是因为发掘的支石墓出土遗物较少，资料有限，综合研究薄弱，因此期待发掘的新资料及更深入的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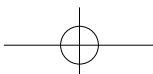
朝鲜半岛北部地区是中国东北部地区和朝鲜半岛南部地区的中间环节。该地区支石墓研究将对促进整个东北亚地区支石墓的起源、发展阶段及传播关系等一系列问题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以往朝鲜半岛北部地区支石墓的考古调查、发掘资料很少公开发表，相关的研究成果也鲜有报道，因此难以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但最近朝鲜学术界在朝鲜半岛北部地区石构墓葬资料的刊布方面有了重大进展，朝鲜学者将以往调查、发掘和研究成果进行综合整理并汇编成一系列文集，陆续公开发表。现在可以对朝鲜半岛支石墓的相关问题进行讨论，并通过与中国东北地区的资料相比较，将东北亚地区的支石墓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我们期待新的研究成果能在以上几个方面有所突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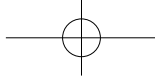
#### 注 释

- [ 1 ] 朝鲜总督府. 大正四年度朝鲜古迹调查报告 [ M ]. 1916.
- [ 2 ] 韩兴洙. 朝鲜的巨石文化研究 [ J ]. 震檀学报, 1935 ( 3 ).
- [ 3 ] 孙晋泰. 朝鲜 dolmen 考 [ J ]. 开辟, 1934 ( 1 ).
- [ 4 ] 林炳泰. 韩国支石墓的形式及年代问题 [ J ]. 史从, 1964 ( 9 ).
- [ 5 ] 有光教一. 朝鲜支石墓谱系的考察 [ J ]. 古代学, 1969 ( 16 卷 2-4 号合刊 ).
- [ 6 ] 金载元, 尹武炳. 韩国支石墓研究 [ M ]. 首尔: 国立中央博物馆, 1967.
- [ 7 ] 崔梦龙. 全南地区支石墓的形式和分类 [ J ]. 白山学报, 1976 ( 20 ).



- [ 8 ] 石光浚. 梧德里支石墓发掘报告 [A]. 考古学资料集 4 [C]. 首尔: 科学百科词典出版社, 1974: 106-118.
- [ 9 ] 金载元, 尹武炳. 韩国支石墓研究 [M]. 首尔: 国立中央博物馆, 1967.
- [ 10 ] 石光浚. 对我国西北地区支石墓的研究 [J]. 考古民俗论文集, 1979 (7).
- [ 11 ] 甲元真之. 朝鲜支石墓的编年 [J]. 朝鲜学报, 1973 (6).
- [ 12 ] a. 石光浚. 梧德里支石墓发掘报告 [A]. 考古学资料集 4 [C]. 平壤: 科学百科词典出版社, 1974.  
b. 石光浚. 论路岩里支石墓 [J]. 朝鲜考古研究, 1993 (1).
- [ 13 ] 石光浚. 论路岩里支石墓 [J]. 朝鲜考古研究, 1993 (1): 6-7.
- [ 14 ] a. Renfrew C. Megaliths, territories and population. In: De Laet SJ (ed.). *Acculturation and Continuity in Atlantic Europe* [J]. *Dissertationes Archaeologicae Gandenses XVI*. 1976: fig. 298-320.  
b. Kinnes I A. Les Fouaillages and megalithic origins [J]. *Antiquity*, 1982 (56): fig. 24-30.
- [ 15 ] a. 李隆助. 韩国支石墓社会及它的仪式 [J]. 朝鲜考古研究, 1980 (23, 24).  
b. 崔梦龙. 全南地域支石墓社会的阶级的发生 [J]. 韩国史研究, 1981 (35): 7-8.
- [ 16 ] 金秉模. 韩国巨石文化的源流研究 I [J]. 韩国考古学报, 1981 (10, 11).
- [ 17 ] 池建吉. 东北亚支石墓的形式学的考察 [J]. 韩国考古学报, 1981 (12): 245.
- [ 18 ] 卢嫻真. 青铜器时代的社会与文化 [J]. 韩国史, 1997 (3).
- [ 19 ] a. 石光浚. 各地支石墓调查、发掘报告 [M]. 平壤: 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2.  
b. 石光浚. 对朝鲜支石墓的研究 [M]. 平壤: 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2.  
c. 社会科学院考古学研究所. 北部朝鲜地区的支石墓 [A]. 朝鲜考古学全书 15、16 (古代篇 6、7) [C], 2009.  
d. 社会科学院考古学研究所. 北部朝鲜地区的古代墓葬 [A]. 朝鲜考古学全书 17 (古代篇 8) [C], 2009.
- [ 20 ] 河文植. 古朝鲜的墓葬研究——以朝鲜的支石墓为中心 [J]. 檀君学研究, 2005 (12): 138-141.
- [ 21 ] 李淳镇. 论大同江文化的基本内容和优秀性 [J]. 朝鲜考古研究, 1999 (1): 3-8.
- [ 22 ] 河文植. 朝鲜学界的古朝鲜研究倾向 [J]. 白山学报, 2006 (4).
- [ 23 ] a. 河文植. 从大同江文化论来看朝鲜学界的研究倾向 [J]. 檀君学研究, 2006 (6).  
b. 河文植. 古朝鲜地区的支石墓研究 [M]. 首尔: 白山资料院, 1999.
- [ 24 ] 田村晃一著, 白云翔译. 东北亚地域的支石墓 [J]. 博物馆研究, 1995 (4).
- [ 25 ] 王洪峰. 石棚墓葬研究 [A]. 青果集 [C]. 北京: 知识出版社, 1993.
- [ 26 ] 范恩实. 辽东石棚渊源研究 [J]. 北方文物, 2010 (1).
- [ 27 ] a. 石光浚. 对我国西北地区支石墓的研究 [J]. 考古民俗论文集, 1979 (7): 172-182.  
b. 田村晃一著, 白云翔译. 东北亚地区的支石墓 [J]. 博物馆研究, 1995 (4): 67-69.





## Summary on Research and Discovery of Dolmens in the Northern Korean Peninsula

Oh Dea-young

Northern Korean Peninsula is located in the middle of the northeast part of China and the southern part of Korean Peninsula. Dolmen research in this region is important for the spread and the origin of dolmen in Northeast Asia. For the reason above, scholars of various countries have kept their interests on dolmens study of this region. There are more than a hundred of research thesis papers regarding dolmens in this region. This paper is a summary on the process of Dolmen research on the northern Korean Peninsula.